



流
年
纪
If We're Not Together

世上哪有
第二个你

沈绿衣·著

无 论

多想逃避过去

我都要回到

你身边



世上哪有
第二个你

沈绿衣·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世上哪有第二个你 / 沈绿衣著. — 哈尔滨 : 北方
文艺出版社, 2014. 12
ISBN 978-7-5317-3399-7

I. ①世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92226号

世上哪有第二个你

选题策划 / 石 颖 唐 婷
作 者 / 沈绿衣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特约编辑 / 唐 婷 朱明迪
封面设计 / 嫁衣工舍
封面绘图 / 不管了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8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710×1000mm 1/16
印 张 / 16
字 数 / 210千
版 次 / 2015年3月第1版
印 次 /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/ 26.80元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399-7

目录 CONTENTS



第一章 从何说起 /001

明月眯着眼一抬头，只见一个修长的身影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自己。他背着光，目光晦涩难辨。可即使这样，明月还是察觉到了浓浓的冷冽和压迫感。

第二章 刀尖上舞蹈 /016

她早就应该知道，对待旁人，陆一辰永远都下得了狠心。不，他那个人，根本没有心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痛，从来就不知道。

第三章 再骗一次 /032

曾经明月爱过的陆一辰，就是这样的陆一辰。他的眼里只有明月，没有别人。

第四章 争夺 /052

抢走她最珍贵的东西，远比毁了她自己更致命。

第五章 欢迎回来 /073

每次我在外面一肚子气回家，看见你随便绾着头发弯腰帮我拿拖鞋，餐桌上永远都是拿起就能喝的温水，我就觉得那些苦都是值得的。哪怕我再累，但是能换你一生无忧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

第六章 消失的风 /095

以前我并没有这样的认识，我以为感情是可以控制的，我可以控制自己的喜欢，也可以控制自己不再喜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错了。我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，也低估了你。

第七章 心计与陷阱 /120

在她面前，他还是多年前的样子，会撒娇能赖皮，完全不是别人眼中冷漠而疏离的陆一辰。这样的陆一辰，也会对她耍手段、用心计吗？



CONTENTS 目录

第八章 投桃报李 /144

她记得有一句很经典的话，说有时候一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，就像逃机者需要降落伞，如果此时此刻他不在，那么以后他也不必在了。明月现在觉得自己特别特别需要陆一辰，而他也恰好到来。

第九章 代价 /166

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你，你一定要一直跟我在一起。

第十章 底牌 /189

她生活得如此简单，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。讨厌他的时候抽身而走，想念他的时候就回来。那些心底的刺好像没有存在过一样地被抹去，她竟然还能去相信人，还敢去爱。

第十一章 惊变 /211

他不想说什么对不起我爱你，也不想说什么谢谢你为我担心，更不想说什么相信我我可以。他们本就是夫妻，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他比谁都相信她会等，她能等，她一定在等着自己。

第十二章 鬼迷心窍 /232

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他，你就不会跟我在一起。我做了这辈子唯一一件，不能被饶恕和原谅的事。

尾声 /247

她的人生，无非也就是这样。带着孩子离开，然后带着孩子回来。但是这个男人，一直在这里等她，微笑着，不曾离开。

• • YOU'RE STILL THE ONE I LOVE • •

第一章 从何说起

“盛装的明月站在黑暗的旋转楼梯顶端，静静地看着下方拿着麦克风讲话的男人。白色的追光笼在男人身上，从她的角度看过去，像是披着一层柔柔的月光。”

“然后，她看见他转过身朝她的方向望过来，目光里含着隐约的期待和喜悦。场下的观众们已经疯狂，齐齐地喊着：‘在一起！在一起！’”

“然后，宇宙帅气无敌的钢琴小王子Janus朝她伸出左手，掌心是一个小巧的盒子：‘Amy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’她抿嘴一笑，双手提着裙摆，优雅地一步步走下楼梯，微微倾身把左手伸给他：‘当然愿意。’”

“然后，明月公主身后跟着七个戴着墨镜的小矮人，蹦蹦跳跳的，像一串糖葫芦。”大概是想吃糖葫芦了，本来安安静静坐在地板上翻画册的包包突然插嘴。

听到这话，双手枕在脑后，躺在沙发上边晃腿边浮想联翩的Janus变得一脸残暴：“这种美好的时候，小包子你能不能不要插话？”

“可是我想吃糖葫芦。”包包很无辜地鼓着脸。

“糖葫芦个锤子……”美梦被打断的Janus还是很凶残，“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的求婚现场会有七个小矮人？而且，戴着墨镜是怎么个意思？你最近又看警匪片了？”

“白雪公主身后不是跟着七个小矮人吗！你这么笨，我妈妈怎么可能嫁给你？”避重就轻地嘲讽了Janus之后，表情帝包包嘴巴一扁，扭头跟厨房里的明月打小报告，“妈妈！后妈又凶我！”

明月正在厨房里煲汤，等的时候顺便看看刚取回来的报纸。今天的头条是《钢琴王子Janus演奏会容埠收尾，神秘嘉宾到底是谁》，文章引言写得挺煽动的：

所有人都知道，有一位神秘嘉宾要出现在钢琴王子Janus的全国巡演最后一站，和他一起表演一曲四手联弹。

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信息透露出来。

所以这最后一场足以称得上是万人空巷，除了单纯来欣赏音乐的听众，还会聚集大群猎奇的记者。

是啊，谁不想知道十年来唯一能够在独奏会上和Janus四手联弹一曲的人，究竟是谁呢？

执笔记者估计把国内叫得出名号的女钢琴家都数了个遍，生怕不巧漏掉了哪个，所以拼了命地广泛撒网。

八卦报纸就这点不好，不管写什么，都想顶着煽情的标题写出悬疑剧的感觉来。

明月摸了摸鼻子，听着客厅里大呼小叫跟三岁半的包包打架的“钢琴王子”，有点淡淡的无语。

几分钟后，一大一小出现在厨房门口。包包抱着Janus的大腿，Janus揪着包包的耳朵，看到明月揭开锅盖，本来打打闹闹来告状的一大一小表情变得出奇一致：“可以吃早餐了吗？”

“差不多了。”明月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“去摆碗筷。”

两个人瞬间握手言和，欢呼着奔向碗橱，一个拿碗一个数筷子。

“对了，今天几点彩排？”明月问Janus，又转向包包，“包包你要去看吗？”

“白天他们搭台子检查，我下午去。”Janus回答，递给包包一个碗，“你去吗？”

包包眨眨眼：“去的话奖励我一条金毛吗？”

Janus拿筷子虚敲了下他的脑袋：“你不去捣乱我可以考虑。”

十点的时候Janus带着包包下楼散步，明月留在家里打扫卫生。没多久，手机响了，她拿起来看了一眼：“有事吗向渊？”

“Amy小姐，您好。”那边很客气地跟她问好，“陆总派去接你的车子快到了，请您准备一下。”

明月愣了愣。

两天前曾有人打电话给她，对方自称是陆总的秘书，说话言简意赅，有点屈尊降贵的味道：“明小姐，陆总后天中午约您吃饭，到时候有人去接您，您准备一下。”

对方一副居高临下的语气，这么不客气，明月本来就有点恼，Janus和包包又纷纷表示不晓得陆总是哪根葱，于是她这么回答：“不好意思，好像您这位陆总存在感不是很强，我都没听过他是谁呢。这么没名气的人，我就不见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她忍不住笑起来：“我记得，那天我已经拒绝过了。”

正好有人敲门——不是可视门铃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敲门声。小区安保一向很好，楼下安全门也没有坏，明月听敲门声吊儿郎当没节奏，以为是Janus跟包包折回来拿东西。她边听电话边随手拧开门，还没往外推，就被一股大力拉了个踉跄。紧接着，她整个人被翻转着面朝房门，后背顶在一个坚硬的胸膛上。对方一只手圈着她，另一只手扣住她的嘴，极紧，小指抵着她的下巴迫使她向后仰，无法挣扎。

背后的人压低了声音，语气是说不出来的阴冷：“少废话，跟我走。”

说完，他的手用力扣上她纤细的腰身，把她往电梯的方向带去。

明月皱着眉，一声不吭，头却不停地左右摇摆着抗议。被迫的倒退和挣扎让她很难走得平稳，男人似乎有点烦，用膝盖顶了一下她的膝窝。她腿一软，踉跄着朝前跌去。

男人及时托住了她，低低地诅咒了一声。

她还在抗议，可却不像是想挣脱，只是死命地朝上方蹿，被扣在他掌中的嘴也不安分地试图张开，随时可能咬他一口。

她知道，他不会在这里停得太久。

一转头，她看见了站在电梯口按着开门键的向渊。

向渊单手插兜，目光闲闲地打量她。她一蹙眉，刚想挣扎着说话，就听见向渊轻笑一声，责备地看了眼她身后的男人：“阿凯，Amy小姐可是贵客，大哥让我们来请她过去，可不是让你这么粗暴地对待客人的，松手。”他朝明月笑了笑，笑意却不达眼底，隐约带了点戾气，“只是一起吃个午餐而已，不会伤害你的，Amy小姐是聪明人，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？”

明月恨恨地瞪了他一眼。

向渊笑咪咪地回看她。

听了向渊的话，叫阿凯的男人果然松开箍着明月的腰的手，但是下一秒，有个坚硬的东西顶在了她的腰间。

她全身一紧，无法控制地打了个寒战。

紧接着，阿凯松开了捂在她嘴上的手，转而一把揽住她的腰。

“放松点，放松点嘛……”向渊一头短发，毛茸茸的，语气特别和煦，明月却觉得自己快要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“阿凯就是这样的人啦，做事容易较真，你别在意哦，只要你配合一点，他不会真的伤害你的。”

明月真的有点发怵：“你们别这样……有话好好说不行吗？”

向渊对着一直开着门的电梯做了个邀请的姿势。

明月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。

阿凯的手一直“揽着”明月的腰，然后把她推进地下停车场里早已发动好的白色G63里。

显然向渊和阿凯并不害怕她会跳车逃走，把她像沙包一样丢进车后座后，两人一左一右钻到了驾驶座。阿凯开车，向渊的声音伴随着车落锁的咔嚓声传过来：“衣服在袋子里，自己换。走吧阿凯。”

明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居家服，把自己蜷成个球，手一直在抖。

“窗上贴了膜，你就是脱光了外面也看不见。”向渊变得有些不耐烦，“赶紧换！别逼我亲自帮你。”

他隐约好像还嘟囔了句“女人真麻烦”，然后伸手把后视镜朝上使劲一扣。

明月哆嗦着打开旁边的袋子，从内衣到裙子到丝袜和鞋子，正好都是她

能穿的尺寸。外套的标签还没有拆，而内衣则已经清洗过，也不是什么性感的款式，单独放在一个防尘小袋子里。

她稍微松了口气。

她把自己藏在副驾背后，手抖着换好了衣服。

车子在一幢看起来并不豪华的别墅前停了下来。向渊说了句“下车”就径自推门下去了。阿凯扭头看了明月一眼，也默不作声地推门下了车。

明月隔着车窗看着外面，捏紧了拳。

最终还是……又要见面了。

陆一辰。

容埠很多人都知道陆一辰，对他的印象大多来自各种媒体对他的评价——优雅，年轻，事业有成的英俊男人。而且自从他前妻过世后，从来没见过他交新的女朋友，都说他是钻石王老五的业界良心典范。

但是现在，明月在陆一辰家门外的车里，听见有人敲窗都会心惊。

向渊站在车旁，已经全然收敛了方才的戾气，一只手背在身后，一只手叩车窗，嘴角向一边微微翘起，眼神里全是使坏后的得意。见她发呆，他又清了清嗓：“需要我帮你吗？”

她用力攥了攥拳头的同时又做了个深呼吸，才推开车门。

再见陆一辰，这是一场硬仗。

向渊靠在车身上歪着头看她，长手长脚的，头发很短，突然有点像个学生。她终于能平复下心情看着他，只见他微微眯着眼，像在打量她，又像是审视。半晌，他朝大门口抬了抬下巴：“走吧。”

明月张了张嘴想说话，最后还是放弃了，转头朝里边走去。

在新裙子的衬托下，越发显得她的纤腰盈盈一握，楚楚动人，而她的鞋跟格外地细，好像随时都会断。

墨色的栅栏里面，是一个小型花园，里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朵。一栋简单的小别墅就掩在层层叠叠的花朵后方，安静得像是一幅墙壁上的油画。

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简单的钢琴声，叮叮咚咚地响。

可放眼一望，却看不到人。

穿过花海，明月手扶上门把的时候，她顿了顿，回头看了眼背后的男人。

对方还靠在车身上，双手环在胸前，打量她的目光肆无忌惮。

她抿了抿嘴，心里其实还是很忿的。但是对方现在的表情毫无敌意，也并没有想要搭一把手的意思。她只能盼望陆一辰找她并不是为了叙旧——如果他只是因为自己之前在电话里对他的嘲讽生气，一定要见她当面服软，那她就好女不吃眼前亏地认个错。

她还有包包要照顾。

现在，她已经没有了傲气的资本。

明月睫羽略垂，侧身朝身后的向渊微微点了点头致意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开门踏了进去。

客厅有扇巨大的落地窗，光线特别好。进了房间，就能准确地辨别出那稚嫩的叮咚琴声正是从楼上传来的。

她在楼下等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有人来招呼她。楼上的琴声一直在响，她犹豫着要不要上去看看情况，又觉得不是很妥当。

正犹豫间，一个黑影突然灰灰地压下来，笼去了大半的光线。明月眯着眼一抬头，只见一个修长的身影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自己。他背着光，目光晦涩难辨。可即使这样，明月还是察觉到了浓浓的冷冽和压迫感。

“Amy？”他很快开口了，声音里没什么温度，仿佛还有些淡淡的嘲讽，“你好。”

他还是这样不喜欢她，明月从他的声音里揣测着，心思飞转。

她低下头，重新把目光集中在他脚下的楼梯，睁眼说瞎话：“要不是时间正好和Janus的演奏会冲突了，我也不会这么驳您的面子。”

陆一辰冷哼了一声。

“早就听闻陆先生疼女儿是出了名的，不过……”明月突然扑哧一下笑了出来，“阿凯估计是有些日子没活动筋骨了，刚才差点一下子把我给捂死。我命薄福浅，死了当然也没什么。”她拾级而上，声音里的笑意却很明显，“可我今天要是真死了，谁给小公主弹琴听呢？哦对了，出来得急，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应该可以的吧？”

说完，她也正好和陆一辰并肩而立。眼角飞挑，似笑非笑，依稀又是某个人当年飞扬跋扈的样子。

“随便。现在我还有点事，如果回不来的话，那么改在晚上。”陆一辰又扫了她一眼，下巴朝着走廊尽头的方向扬了扬，重音有点奇怪，“采采大概要麻烦你了。”

说完他也没等明月回答，对她身后的人说：“向渊，跟我出去一趟。”

明月回头一看，向渊已经进了客厅，随手把枪扔到了茶几上。

陆一辰看了一眼，笑了笑，走过去拿起来掂量了一下，对着枪口吹了口气。

明月屏住了呼吸，然后她看见陆一辰微微向后侧过身，把枪口对准了她的脚下。

她颤了颤，刚才得知这是陆一辰家的时候，她几乎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的。陆一辰一直做的是正当生意，从来没有听闻他竟然会用枪。

但是此时看见他眯着眼，似笑非笑，是她猜不出来的表情。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脚下，她一颗心都吊了起来。

紧接着砰的一响，明月双手挡在脸前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然后她脚下骨碌碌滚过一颗绿色的、小小的塑料子弹。

陆一辰终于轻轻笑出来，把塑料手枪放在茶几上：“你哪儿弄来的，跟真的一模一样。”

“程楚那儿。”向渊笑得肩膀都耸起来，看着被吓坏了的明月，“这次有存在感了没有？”

她快气疯了，转头就往外走。

向渊一把拉住她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都是我出的主意。我听说你觉得我哥挺没存在感的，就想吓唬吓唬你。对不起啊。”

她咬了半天牙：“你们怎么这么幼稚。”

陆一辰好像突然心情好了些，摊摊手：“我也刚刚知道。”

陆采采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。她继承了父母的优点，有张好看的瓜子脸。不过因为年纪小，略微有一点婴儿肥，看起来胖嘟嘟的，脸蛋像新鲜的

苹果一样格外鲜嫩。

明月推开琴房门进去的时候，她约莫是有点累了，正不太安分地踢着钢琴椅，一双小腿晃啊晃，歪着脑袋弹琴。从明月的角度看过去，采采的手形是标准的握鸡蛋手，小拇指弹下去的时候力道虽然不够，但是不软不翘不卧，一看就经过良好又严格的基础训练。

见有人进来，小姑娘细声细气地打招呼：“你好。”

“你好，我叫Amy。”明月坐到她旁边，双手捏了捏她的耳朵，“在学什么？《哈农》吗？”

“对啊！”采采不怕生，“你也会弹琴吗？”

明月伸脚踩下延音踏板，左手随意弹了组b小调的音阶和琶音活动了下手指，然后才歪头看采采：“累了吗？要不要我弹曲子给你听？”

对小孩子来说，带有太多黑键的琶音弹起来真的很辛苦。采采很服气，主动跳下座椅让开了位置，乖乖地站在一旁。明月又习惯性地弹了组琶音活动手指，接着弹起了《Valder Fields》。

这其实是首很简单的曲子。她弹得不太快，和弦沉稳又俏皮，配上清亮的钢琴声，倒真有点置身欧洲小镇的感觉。小姑娘听到曲子很惊喜，眼睛亮亮的，还跟着节奏拍手。明月边弹边歪头看采采，突然觉得光线忽明忽暗。

她回头一看，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推开了。陆一辰正靠在门口，单手插在西装裤兜里，要不是他的目光太直接，倒颇有点悠闲的意味。

见一大一小两个人都回头看自己，他朝采采微微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上来取东西，马上走。”

“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采采问。

陆一辰面对采采的时候很是温和：“尽量中午回来。要是顾不上，我会打电话的。你乖乖听阿姨的话。”

采采像小鸡啄米似的点头：“好的。”

明月没说话，回过头去换了一首曲子，也没注意他什么时候又悄悄出去了。

中午陆一辰没回来，保姆上来叫她们吃饭的时候，说陆先生打电话转告Amy小姐，希望她能留到吃过晚饭再走。采采可怜巴巴地抓住她的衣服：

“阿姨阿姨，你陪我玩好不好？”眼睛湿漉漉的，像小兔子。

明月想到包包，心里软软的，打电话回去告诉Janus她在陆一辰家里吃过晚饭再回去，又叮嘱了好几遍照顾好包包，下午带包包去彩排现场千万别被东西砸到。

包包在电话那头大呼小叫：“妈妈我是大孩子了！应该是我照顾好Janus！”

挂了电话以后，采采问明月：“阿姨，那个是哥哥吗？”

明月顿了顿：“是弟弟，他只有三岁半。”

但凡有点八卦的人都知道，陆一辰快把他这个宝贝女儿宠到天上去了。当时出于安全考虑，陆采采从启蒙教育开始就是老师单独来家里教，身兼保姆和老师的双职。可慢慢地，眼看采采单纯地长大却没有小朋友一起玩，陆一辰又觉得这样不行。于是他在家附近办了家私人学校，从陆采采上幼儿园小班这一级开始招生，一个年级只招两个班。后来采采逐渐上了中班、大班，幼儿园也一直办了下去，每个年级依旧是两个班，是真正的小班授课精英教育。因为安全措施和硬件设施做得好，一时间这家只有两个班的学校声名鹊起，一到放学的时候，门口那一溜的车子，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是要办车展。

学校里设施齐全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。陆采采的兴趣爱好就是弹钢琴，恰好眼前的明月也会，于是采采很开心地一直缠着她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。

不知道陆一辰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，明月带着采采下楼吃饭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客厅里坐着看膝头的笔记本了。见她们下楼，他把笔记本放到旁边，朝采采伸出手：“来。”

采采喜滋滋地跑过去钻进他怀里，一脸期待：“爸爸，你不是说晚上给我生日礼物吗？”

他揉了揉采采的头顶：“等会儿给你。”

“啊，今天是采采的生日，我都忘记了呢，”明月突然想起来，“什么都没准备。”

她觉得陆一辰真是个奇怪的人，自己的宝贝女儿过生日，没有宴请宾

客，却把自己一个外人留在家里。

陆一辰没有看她，继续揉着采采软软的头发，淡淡地说：“没关系。”说着，他站起来牵着采采朝门外走去，“来，开饭了。”

明月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发现他好像有点生气，但是……他这是在生什么气呢？

这个人真是喜怒无常，电视上他装优雅装得多辛苦啊……

花园里挂满了彩灯，彩灯下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，上面铺着可爱的花布。桌子中央摆着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造型的烛台，小矮人头顶都点着蜡烛，照着白雪公主的白裙子。烛台下是满满的花瓣，各色都有，映在白雪公主的裙子上，有淡淡的色彩。两旁只摆着四套餐具，都是可爱的卡通造型，还有彩色的铅笔筷子。

明月一推开门，就看见灯光五颜六色，像在城堡里为公主举办的梦幻晚餐。

向渊也换过了衣服，站在餐桌旁等他们过来。

采采欢呼一声，抓着陆一辰的手就朝花园跑去。大概是怕晚上采采看不清楚路，陆一辰步子迈得很大，手却牢牢握着采采。

明月觉得只有在陆采采身边，陆一辰看起来才有温和的感觉。而面对她时，为什么总有点隐约的怒气和阴郁？

她站在门廊下有点发愣。

采采跑到餐桌旁，小手探上去摸摸可爱的餐具。陆一辰把她抱起来亲了亲，问：“喜欢吗？”小姑娘也亲了亲他，娇声娇气地说：“喜欢，谢谢爸爸！”他把采采抱到椅子上，亲自帮她把带着可爱蕾丝边的餐巾系在胸前，又亲了亲她的脸颊，才回头对明月点了点头：“坐。”

向渊穿着休闲装，一头短发毛茸茸的，胸前的餐巾上兔八哥眉飞色舞地啃着萝卜，看起来更像个学生。明月有点怀疑他这两年是不是念过表演，因为上午绑她过来时的阴郁和他此时的气质，真是太不相符了。

陆一辰还是一身西服，虽然外套已经脱掉，但是领带还端正地系着，而他围的餐巾却是动画片《猫和老鼠》里的汤姆和杰瑞。明月眼看着两个大男

人面不改色地系上蕾丝边餐巾，忍不住有些想笑，再低头看自己的，竟然是小美人鱼。

谁能想到，叱咤风云的陆一辰，也有围着可爱卡通餐巾卖萌的时候。

一顿饭吃得宾主皆欢。向渊吃了一会儿就溜走了，陆一辰话不多，而且大多是跟采采讲话。倒是小姑娘兴致很高，接连吃了两大块蛋糕还意犹未尽，直到最后保姆过来打算领她去消食准备睡觉才停手。陆一辰朝保姆摆了摆手，低头帮采采擦她沾满奶油的手。小姑娘不安分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：“爸爸，我不睡觉，我要生日礼物。”

他把采采最后一根手指擦干净，斜斜看了明月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当然有礼物啦。”说完他回头朝身后招了招手。

从走廊下传来噗的一声轻响，紧接着，一个小巧的东西嗡嗡地朝餐桌旁飞来。很快，那个东西蹿到他们眼前，明月这才看清楚是一架装饰得很漂亮的小飞机，机身上镶着钻，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小飞机绕着采采转了几圈，最后悬空停在她面前。

采采惊喜地尖叫了一声。

小飞机下方吊着一个小盒子，是很好看的红色，用碎银色的缎带包起来。飞机翅膀下方有碎碎的追光，此时都打在盒子上，显得盒子格外亮。采采抬头看着陆一辰，声音软软的：“爸爸，这个是给我的吗？”

他微笑着耸了耸肩，示意小姑娘去摘下来打开。

采采伸手把盒子拿下来，快速地拆开缎带打开盒子，然后“哇”地赞叹了一声。

隔着餐桌，明月也看得清，盒子里铺着一层厚厚的白色绒布，上面是一颗流光溢彩的心形粉钻。陆一辰把钻石拈出来放到采采的掌心，钻石粉粉的颜色在女孩子又白又小的手上显得格外清楚。她仰头问：“爸爸，这个可以吃掉吗？”

他像拎猫咪一样拎了拎小姑娘的脖子：“当然不能。去吧，该睡觉了，跟阿姨上楼去吧。”采采很舍不得，手里攥着钻石，抬头问明月：“阿姨你明天还来不来？”

她看看陆一辰，只见对方一副“你看着办”的神情，于是点点头说：

“阿姨如果明天没有事做就来陪采采，好不好？”小姑娘满意地点点头，又叮嘱爸爸：“爸爸，明天记得邀请阿姨来。”说完才一步三回头地跟着保姆上楼去了。

明月一直目送到看不见采采的身影，才边回头边摘脖子上的餐巾，准备告别：“陆先生，我也不打扰了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一只手就按住了她解餐巾的手，紧接着天旋地转，她被陆一辰打横抱了起来。

客厅的门开着，没有人在。他的卧室就在楼下，她没喊几声就被他抱进了卧室。一进门他就松开了抱着她的手放她下来，踢上门，直接把她推在门后，将她的手反固在身后，顺便把她的腰紧紧朝自己身上搂着，粗暴而直接地吻她。察觉到她咬着牙，他就腾出一只手环着她掐她的腰，手指在她肋骨间的缝隙里挠。她受不了痒，张嘴轻呼，他的舌头顺势就钻进去了。她晚上只吃了蛋糕，这时候格外地甜。陆一辰觉得自己这些年都没有尝过这么甜的味道，所以就更加想要，只是一个吻就让他连呼吸都粗重起来。

明月力气没他大，趁他舌头钻过来的时候咬了他一口。她咬得不重，或者说其实是没怎么咬到，倒是让他冷不丁地倒吸了口气，也不亲她了，稍微离开了点，眯着眼睛看她。

她感觉到身下有个东西抵住自己，隔着他的裤子和自己的裙子，热得肆无忌惮。她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抖，也有点喘，或许喘的不只是声音：“放开我，不然我要叫人了。”她想到陆一辰对采采的温柔，又说，“采采还在楼上，被她看到……”

“Amy？你是不是忘了你是谁了，嗯？”陆一辰最后的那个“嗯”字深得真传，微微挑上去的鼻音既性感又诱惑。他的声音不高，嘴唇就在她耳边，说话的时候两片唇带着热气扫在她耳上，痒得她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见她只挣扎不说话，他伸出舌头舔舔她的耳朵，然后一口含住了她的耳垂。

她浑身像过电了似的一震，又尖叫了一声：“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！放开我！”她边叫边挣扎着想离开他的桎梏，但如果不是他搂着她的腰，她觉得自己就要一屁股坐到地上去了。